許茂和他的女兒們

原著：周克芹
改編：許謀清
繪畫：徐恒瑜

此時，四姑娘正一步一滑地走在泥濘的田埂上，心中好不悲傷，今晚她有多少話要向大姐夫說啊，可大姐夫竟連照面也不打，大姐夫啊！難道你真不知道秀雲我的心麼……

四姑娘好不容易才走近了許家的院牆。在門口，她碰到了開會回來的九妹。九姑娘關切地拉着她的手：「四姐，還沒睡麼？」四姑娘沒有說話，她輕輕地搖了搖頭，徑自推開小草屋的破門，跨了進去。

四姑娘靠在門上，深深地嘆了口氣，伸手向窗台上摸火柴。突然，一條黑影從床上跳下來，撲到她面前，咚的一聲跪了下來！

「秀雲，我等了你一陣了……你原諒我吧……」四姑娘驚得「啊呀」地尖叫了一聲，仰身倒在地上，頓時嚇昏了過去。

九姑娘剛剛走上高高的階沿石，就聽見四姐的尖叫聲，忙返身奔了過來，叫着：「四姐，怎麼啦？」

九姑娘來到小屋門口，黑暗中嗖地跑出一條黑影，竄過院子，打開大門飛也似的逃走了。差點把九姑娘也嚇昏過去。慌亂中她尖聲叫起來：「抓賊啊……」

連環畫連載（八）

喜　鵲

任林舉

鄉愁的胎記

十三姨年輕時相貌平平，但心靈手巧，做得一手好女紅，女紅中最拿手的是刺繡，刺繡中最令人驚嘆的是喜鵲登梅。她繡的喜鵲登梅圖，生動、活潑、吉祥、呼之欲出，每一件都是獨一無二的原創，幾十年沒有重樣過，彷彿她生來心裏就存了千萬幅現成的圖畫。

一輩子沒有喜歡過十三姨的丈夫，卻一輩子在心裏暗暗喜歡着十三姨精湛的手藝。十三姨的女紅似有魔法，凡她隨手繡成的帕子、枕套或各種簾子，只要丈夫悄悄拿出去送人，都能博得某一個女子的歡心。

十三姨知道丈夫的心思沒放在自己的身上，但為了可愛的兒子，卻佯裝不知不覺，也權當生命裏沒有那樣一個人存在。這就暗暗地捨了。然後，也暗暗地把全部的愛與心念集中在兒子的身上，指望着有朝一日兒子成人、懂事，能夠顧念和領會自己一生的苦楚，同樣以沒有保留的愛相回報，以讓她幾近破碎的心得以撫慰，得以安妥。

兒子很乖，從小到大與母親心心念念、形影不離；少年時的依偎和相伴讓十三姨感覺到母愛的偉大，也給了她生活的信念和能量。長大後，兒子卻如一個大丈夫一樣，返身對母親進行了處處呵護，讓十三姨心滿意足，感到此生亦無太大遺憾。

男大當婚，當兒子要娶別家的女子入門時，十三姨沉澱數年、一度清澈見底的情感又被攪起了歲月的沉渣。把親愛的兒子交與另一個女人的手中，內心雖有不捨，但畢竟是天經地義之事，最讓她內心翻江倒海的還是另一件事。她不希望世間又有一個女人像自己一樣不幸，她不願意看到兒子像他父親一樣用情不專。

她把心願一幅幅刺繡在兒子新婚所用的各種帕子、單子、簾子、罩子上，盤點下來，卻盡是喜鵲梅花圖。喜鵲梅花的組合好啊，象徵着男女恩愛，喜上眉梢。連牛郎織女的七夕相會都能成全的精靈，當然可以保佑兒子和媳婦儷影偕諧，形影不離。然而，十三姨卻忽略了民間的另一句諺語：「花喜鵲尾巴長，娶了媳婦忘了娘。」

新婦過門，兒子果然專心。每天沉浸在溫柔鄉裏，對母親卻各種各樣地嫌，嫌打擾，嫌嘮叨，嫌做事、說話沒有分寸……偶有母親和媳婦間發生不悅，兒子更是放下臉面，大大方方地偏袒自己的媳婦。十三姨理解，也許，日久之後就好了。可是，日久不但沒好，反而成習。

「為什麼呀？」十三姨百思不得其解。氣惱、絕望之餘，只能問天問地。後來，她終於在一本經書裏找到了答案。原來，父子倆的本質是一樣的，所犯的都是同一種見欲望義的「淫邪」之罪。既然如此，十三姨也只能用餘生一併為父子二人懺悔、祈禱。

到東莞發展的年輕人

郭一鳴

維港看雲

上周末到東莞出席一項活動，大清早從西九龍搭高鐵四十四分鐘到達虎門，主辦方派車接往萬江新區，車程大約十五分鐘，萬江是東莞市四大城區之一，活動地點在家匯生活廣場，阿東在商場迎接我。

◀▼華為東莞基地風景頗佳

資料圖片

認識阿東有十年左右了，小伙子長得高大英俊，從內地來港升學，取得碩士學位後在香港一家老牌商會秘書處工作，我們用家鄉汕頭話交談，特別親切，所以不叫他全名，就稱他阿東。因為我是商會成員，每次參加商會活動都見到阿東，有時電話聯絡，感覺這小伙子踏實、可靠、肯吃苦，有上進心又不失靈活，總之潮州人的優點他都有。有一次他告訴我，在香港住滿七年，正在猶豫是否繼續留在香港發展，他說很喜歡香港，但樓價實在太貴，打工仔沒有什麼機會，他認識的好幾個來香港升學深造的朋友都放棄香港，到深圳工作或自己創業。過了一段時間，他跳槽到一家總部在深圳的港資企業，搬到深圳去住，有時他的老闆來香港公幹，晚上約我們幾個老友一起吃潮州菜喝威士忌，阿東每次都陪同。又過了一段時間，阿東跳槽到了現在這家知名的港資上市公司，擔任董事長助理，上班地點還是在深圳。

利用午飯前半個小時，阿東陪我在商場裏外逛了一圈，這是一座超大型的城市綜合體，集時尚名牌、家居用品、娛樂休閒、餐飲、購物、酒店等功能，商場頂層還有一個港澳青年之家，配套花園和游泳池，專為港澳青年創業者提供辦公、會議、休閒等一站式服務，據悉已有好幾家香港年輕人的公司入住。連同兩棟公寓，總建築面積達四十一萬平方米，去年底正式開業。

阿東在項目未開業已被公司派駐東莞，他告訴我，雖然離深圳不遠，交通也方便，但工作需要所以住在東莞，目前住公司宿舍，稍後考慮自己置業，已經有心水樓盤。「東莞最大優勢是區位優勢，位於粵港澳大灣區廣州和深圳兩個一線城市之間，這裏正在興建地鐵一號線，西北連廣州地鐵黃埔客運港站，東南接深圳地鐵六號線，建成之後，東莞既和廣州同城，又與深圳一體，但東莞樓價比廣深兩地便宜很多」，阿東指着前面不遠一個小區說，這個地鐵站上蓋的住宅小區，是萬江區比較高檔的樓盤之一，精裝修商品樓每平方米售價三萬元人民幣，附近一般住宅大約每平方米兩萬元人民幣左右，以香港的算法，每平方呎大約兩千港元。我聽得有點心動，可惜阮囊羞澀，無法付諸行動。

東莞是著名的中國製造業之都，有世界工廠之稱，也曾一度背負「黃都」污名，近年東莞銳意改革，一方面犁庭掃穴強力打擊色情行業重塑城市形象，改善城市環境，另一方面積極扶持高科技企業，打造高科技城市。去年華為研發部門落戶山清水秀的東莞松山湖，在當地建起一座歐式小鎮，成為東莞新地標，也是東莞實施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標誌。「近年愈來愈多的白領階層到東莞工作，對當地的寫字樓、商品樓以及生活、消費、娛樂等方面設施的需求愈來愈大、要求愈來愈高，我們集團投資二十億做這個項目，就是看好東莞的發展前景和消費潛力，我認為，中央關於建設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的最大得益者是東莞。」阿東的言語有點像給東莞做廣告。

一年多沒見，阿東似乎胖了一點黑了一點，比起上次見面在九龍城喝酒時，說話舉止都顯得穩重成熟了許多，我跟他要一張新名片，才知道他現在是董事長助理兼這個項目公司的總經理，公司旗下有三百多名員工。從他滔滔不絕的介紹和分析，可以感受到他對工作非常投入，對未來充滿憧憬。記得曾經讀過一句：使一個人變得成熟的不是歲月，而是經歷。這話我很認同，眼前的阿東，真是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。如果他當初選擇繼續留在香港，會有這樣的機會嗎？我覺得可能性不太。當然無可否認，在香港幾年的工作經驗，建立了人脈，拓展了視野，為他今天的進步打下重要基礎。談了這麼多，第一次提到香港，阿東說，近期除非工作需要，否則不會去香港，「在這裏不用看那些事，也不用去聽那些話，心不會煩。」

翻譯家的氣質

尹　畫

燈下集

最近，讀了一本翻譯隨筆《譯邊草》，行文精短，內容活潑，像片場花絮，着實有趣。作者周克希畢業於數學系，做了二十多年的數學老師，人到中年突然對翻譯產生興趣，於是毅然改行成了一名翻譯家。認清自己熱愛的方向，並有膽量將前半生歸整清零，從頭來過，單這一點，就使人欽佩。他舉了些文壇大家的例子，讓我窺視到翻譯家背後的一面。

汪曾祺女兒曾描述父親全神貫注構思時，「直眉瞪眼地坐在沙發上，像要生蛋的雞」。周克希說這就是浸潤。翻譯同寫作一樣，都需要浸潤，需要「直眉瞪眼」。

草嬰先生獨力翻譯過托爾斯泰全集，他說過這樣一段話：「從事我們這項工作，有一條相當重要，就是甘於寂寞」。如果說羞澀和溫柔是作家該有的氣質，那麼善感和耐靜就是翻譯家該有的氣質。

林疑今翻譯海明威的《永別了，武器》，譯本一改再改。比如小說中有一段，一九四〇年譯成：「你不過是個舊金山的洋鬼子。」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八〇年的版本，修改成：「你不過是個舊金山的外國赤佬罷了。」一九九五年的譯本則變成：「你無非是個舊金山來的意大利佬罷了。」互相對照，就知道越改越好。這說明好的譯文，往往是改出來的。周克希談到自己的譯作，也是七改八改出來的，不僅自己改，有時朋友、讀者也幫着改。好東西都是磨出來的。

◀《譯邊草》，周克希著，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二〇一五年

周克希和郝運合譯《四十五衛士》時，周的每頁譯稿，郝運都仔細過目，用鉛筆作出改動或註明修改意見。郝運對周克希說，要細細琢磨作者為什麼這樣寫。琢磨清楚譯文才能精準、傳神，貼近原作的色彩和趣味。為此，他建議周克希每天看一點中國作家的作品。周克希感慨道：「我真想能有時間啊。」可以想見，翻譯家的時間是分秒必爭的。必須坐得住，沉得下氣。

傅雷一九四五年給宋淇寫信，說巴爾扎克的《Cesar Birotteau》一書真是好書，不過自己幾年來不敢碰，因裏頭涉及十九世紀法國的破產法及破產程序，所以動手前要好好下一番功夫。後來，傅雷譯出了這本《賽思·皮羅托盛衰記》，想必下的功夫不會少。翻譯家，最好是個雜家，歷史、地理、音樂、美術……樣樣都懂一點，尤其翻譯專業性強的書籍，對譯者是個考驗。周克希說「事非經過不知難」，翻譯過程中常感到黑黢黢的隧道裏看不見盡頭的微光，唯有堅持慢慢前行。

里爾克在給一位青年詩人的信中寫道：「你要愛你的寂寞。」周克希覺得這話也是對譯者說的。翻譯，寂寞而清苦，但是做成了就有成就感。一個人一生應該好好做成一件事。